純常子枝語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

萍鄉文廷式撰

西晉竺法護譯舍頭諫太子二十八宿經弗袈裟問摩登王頗學諸宿變乎答曰學之一曰名稱二曰長育三曰鹿首四曰生眥五曰增財六曰熾盛七曰不覩八曰土地九曰前德十曰北德十一曰象十二曰彩畫十三曰善元十四曰善格十五曰悅可十六曰尊長十七曰根元十八曰前魚十九曰北魚二十曰無容二十一曰耳聰二十二曰貪財二十三曰百毒二十四曰前賢迹二十五曰北賢迹二十六曰流灌二十七曰馬師二十

八日長息是爲二十八宿又曰名稱宿日生名聞遠達
長育宿日生則富雖極鹿首宿日生憙鬬諍訟生得宿
日生多有飲食增財宿日生憙佃作犂種熾盛宿日生
奉護禁戒不覲宿生日放逸多欲土地宿日生得大豪
貴前德宿日生薄祿短命北德宿日生修齋戒護正法
象宿日生性憙盜竊彩畫宿日生憙自莊嚴伎樂歌舞
善元宿日生亦復薄命又工計校書善格宿日生身厲
縣官若作吏卒悅可宿月生憙販賣求利尊長宿日生
亦短命少財業根元宿日生多子生名德遠聞前偵宿
日生樂在閑居獨行獲定北偵宿日生工便乘騎通利

五兵無容宿日生㓜有名稱猛勇難及耳聰宿日生爲
國王家所恭敬貪財宿日生剛强難化不知羞慚百毒
宿日生慈行醫藥符呪之術若幻蠱道前賢迹宿日生
慈作賊魁劫掠無𡟎北賢迹宿日生慈伎樂工五音流
灌宿日生多作船師馬師宿日生常樂牧馬長息宿日
生慈作屠魁按此以星推命之始
朱施護譯十二緣生祥瑞經以正月一日爲名色支二
月一日爲六入支三月一日爲觸支四月一日爲受支
五月一日爲愛支六月一日爲取支七月一日爲有支
八月一日爲生支九月一日爲老死支十月一日爲無

明支十一月一日爲行支十二月一日爲識支十二支從寶沙十歷洗月始卽從無明支起逆推驗人生於某月某日某年有難富貴貧賤壽天若干此推年命中之別一術疑婆羅門之舊法也又云十二緣生韶從無明乃至老死月日分位次第羅列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犬豕十二相狀本形輪轉然則世所傳十二屬雖本星象亦出釋家癸梅定九曆學答問云以星推命不知始于何時呂才闢祿命只及干支韓潮州始有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之說由是徵之亦在九執以後耳每見推五星者率用溪口曆則於七政躔度疏遠若依新法則

宮度之遷改不常二者已如枘鑿之不相入妄望其術之能精乎欲求變通或姑以古法分宮而取今算之七政布之雖未知驗否何如而於理庶可通矣

日本釋圓通佛國歷象編云大集經虛空目分淨目品第五說東方海中有瑠璃山其山有三窟有一毒蛇住第一窟一馬住第二窟一羊住第三窟南海中有玻璃山亦有三窟有一獼猴住第一窟一雞住第二窟一犬住第三窟西海中有銀山又有三窟有一豬住第一窟一鼠住第二窟一牛住第三窟北俱盧州海中有金山有三窟一獅子住第一窟一兎住第二窟一龍住第三

窟七佛所說神呪經十二獸名體與支那全同此經有獅子而無虎故是傳文之異耳
梁元帝金樓子卷六云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應聲此出漢安世高譯阿難問事經經云禍福由人如影追形響之應聲
曹子桓雜詩不知何指也其詞云吳會非我鄉安得久留滯殆作於征吳之時乎王者以四海爲家乃言客子畏人知長江天塹之歎其神茶氣懾久矣
焦弱侯老子翼引老君實錄云覩復高士謝守灝曰道德經唐傅奕考覈衆本勘數其字云項羽妾本齊武平

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塚得之按古塚雖開何由知爲項羽之妾此之坿會尤異竹書然美人虞有五言之詩此妾復奔伯陽之作重瞳霸氣猶未寂寥拔山一歌正未必史遷點染耳

大般涅槃經長壽品云譬如國王髻中明珠付典藏臣藏臣得已頂戴恭敬增加守護如來性起品云汝當如是受持頂戴清制頂戴二字蓋取此義其以珠作頂惟
皇清冠飾用之
國朝制度凡賞某品頂戴者皆當作頂戴今則概作頂戴蓋軍機大臣述　旨時或有誤書者矣惟大學士徐

桐門封猶作頭品頂帶字

涅槃經四相品佛言從今日始不聽聲聞弟子食肉是佛住世時諸弟子未嘗斷肉至涅槃日感迦葉言始悉令禁斷也（迦葉言如來何故先聽比邱食三種淨肉佛言是三種淨肉隨事漸制是也）

又云我又示現塚間作大鳥身爲欲度彼諸鳥鷲故此文先言鳥後言鷲實依天竺文義迦葉菩薩品云須名無漏陀洹名修習修習無漏故名須陀洹文法亦倒與中國異今西方諸國稱物名皆先言族類與天竺同

又云解脫亦名無上上譬如北方之於東方爲無上上

按此即地圓之理

邪正品狀敷臥具敷後世作鋪古無輕脣音敷固與鋪一音也金剛般若經敷座而坐敷亦鋪字

如來性起品云譬如大海雖同一鹹其中亦有上妙之水味同於乳按海水有上妙味此必當時泛海者所說今當問之西人沓也又云如有人在大海中乃至無量百千由旬遠望大船樓櫓堂閣久視乃生必定之心知是樓櫓蓋是時海舟已有甚大者矣

月喻品云如人見月不現皆言月沒而此月性實無沒也轉現他方彼處衆生復謂月出而此月性實無出也此則月繞地球之理

嬰兒行品云如來說於大字所謂婆啝啝者有爲婆者無爲按啝字字書不載

大般涅槃經菩薩品云譬如金剛無能壞者悉能破壞一切之物唯除龜甲及白羊角按白羊角盡卽羚羊角若金剛不能破龜甲則他書所未聞

聖行品云彗星出現天下一切人民饑饉病瘦嬰諸苦惱西人天文啟蒙云耶蘇前九百七十五年時埃及人與古猶人見彗星顯於天國中遭災異時國王名帶分卽以帶分名其彗星按耶蘇之生約後於釋迦六百年則此事在佛前三四百年許埃及之風與印度相同如

此謂其政教固有相攜染者矣

梵行品迦葉言何如來昔為國王行菩薩道時斷絕爾所按所猶許也婆羅門命佛告迦葉菩薩摩訶薩乃至螘子尚不故殺況婆羅門菩薩常作種種方便施惠衆生無量壽命按佛未為國王迦葉所難自是夙命之事然印度之教釋氏與婆羅門互為勝負其來遠矣後文云婆羅門命終後入地獄即便自知乘謗方等大乘經典不信因緣為國主所殺而來生此然則大乘經典如來為國王時已出世邪

又云又復天者為日日有光明故名日為天按此當是婆羅門義是祭日者即以日為天也

又云拘睒彌國有二弟子云云文多不錄爾時波旬悉燒一切經典其中或有遺餘諸婆羅門即共偷取處處采拾安置已典以是義故諸小菩薩佛未出時率共信受婆羅門語諸婆羅門雖說我有齋戒而諸外道真實無也諸外道等雖復說言有樂我淨而實不解樂我淨義直以佛法一字二字一句二句說言我典有如是義此段雖出懸記疑佛徒於維摩勒王滅佛法後鄭重錄之耳然則今印度之婆羅門教亦頗參佛法矣

又云日雖不吉當復占星若是火星本是歸是閻羅王星濕星滿星如是星時病亦難治撥此等占驗皆出婆

羅門書隋書經籍志有竭伽仙人及海中仙人占書必有其說閻羅王星濕星滿星天文家所未載不知當中國何星也又穆尼閣天步眞原以火星爲凶星與此文同當然印度舊說下文云如來法中無有選擇良日吉星故知此是婆羅門法

高貴德王菩薩品云光明者即是一切聲聞緣覺不共之道竊謂此三乘密語也

又云如婆羅門値穀踊貴爲壽命故食啖狗肉又云如婆羅門性不受牛肉據此則婆羅門教禁食牛犬又卷二十四云菩薩受持禁戒乃至不受狗戒雞戒牛戒雉戒此等戒疑皆出婆羅門　迦葉菩薩品云身口意戒是名善戒牛戒狗戒是名惡戒是人深信是

二種戒俱有善果是名戒不具足盡身口意戒者佛法也牛戒狗戒者婆羅門法也佛在世時未盡勅弟子斷肉也

又云如來非天然諸衆生亦復稱佛爲天中天按西人亦以非天議佛是經已先言之特佛所證者尙非淨天義天況於世閒天與生天也

又云如來出在東天竺地住舍婆城或王舍城按此尤足證佛生錫蘭之妄說

又云我今名爲眞婆羅門婆羅門者名修淨行

又云毗舍佉者卽是星名此亦不知當中國何星

又云如優陀延山日從中出卷二十四又云如閻浮提日入之時衆生不見以黑山障故卷二十三按此二文皆不言須彌與他經異

又云如水乳雜臥至一月終不成酪以一滴頗求樹汁投之即便成酪頗求樹俟攷

師子吼菩薩品云譬如胡瓜名爲熱病何以故能爲熱病作因緣故按胡瓜疑即中國之辣椒

又云衆生悉皆有心凡有心者定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按即心即佛禪家大旨此經此言最爲顯淺矣

又云首楞者名一切事竟嚴者名堅一切畢竟而得堅
固名首楞嚴今人於首楞嚴經但稱楞嚴於義似誤
又云甘蔗因緣故生石蜜黑蜜按石蜜黑蜜蓋卽今白
糖黑糖又云石蜜治熱黑蜜治冷
又云日月光明雖念念滅亦能增長樹林草木按此言
樹木之長由於日月之光與近世談植物學者相合至
於光念念滅尤爲如實而知者矣
又云六師唱言諸婆羅門經年積歲修習苦行護持禁
戒尙言未有眞實知見何況瞿曇年少學淺不修苦行
云何而有眞實知見蓋佛初說敎時如不禁肉食之類

尚寬於婆羅門後世釋家偏重苦行持戒亦兼采婆羅門之舊學也

又云如紝婆蟲樂紝婆樹挍紝婆蟲疑是野蠶

又云劫初之時一切衆生皆悉化生

迦葉菩薩品云佛言我久知善星比丘當斷善根猶故共住滿二十年畜養其行我若遠弃不近左右是人當教無量衆生造作惡業挍提婆達兜佛之親屬善星比丘佛之弟子一則已獲神足見增一阿含經一則曾證四禪而公作闡提撥無因果此知性惡之輩要不全無而少正之誅聖門之所宜不恕也

又云卷十二譬如孔雀聞雷震聲而便得身又如青雀飲雄雀淚而便得身如命命鳥見雄者舞即便得身按此皆妊身之異孔雀聞雷震有聲中土書所未見師子吼菩薩品云施婆羅比丘優婆施羅比丘彌迦羅長者母尼枸陀長者母半闍羅長者母各五百子同於卵生當知人中則有卵生如今所說菴羅樹女迦不多樹女當知人中則有濕生此又人中受生之異天竺固多異聞惜未得譯婆羅門教書而盡讀之也

又云如尸利沙果先無形質見昴星時果則出生足長五寸

又云卷十三如是煖法是色界法非欲界有又云是無漏道煖者即是十六行也火者即是須陀洹果煙者即是修道斷結又云得煖法人一十三種欲界十種按此言煖法從觀不淨數等法次第得之惜智顗禪波羅蜜中未為解釋道家取之則以為煉丹事矣

憍陳如品阿闍世王言如其鬼病家兒者婆諳能去之家兒二字見此

又云婆羅門闍提首那言我亦曾從先舊智人聞說是語佛若出世言則無二瞿曇今者說於二語復言佛即我身是也是義云何據此則佛之名稱本婆羅門舊所

有特釋迦未生時無人敢承當此號耳

又云諸婆羅門爲淸淨身殺羊祀祠據此則婆羅門不戒羊

又云若行定性甘蔗一物何緣作漿作蜜石蜜酒苦酒等甞蔗亦可作酒

中國文字下行阿剌伯書左行印度曁西洋各國書右行然中國每字成文雖舊習直下而令左行右行書之使通人讀之自能解也惟直行之氣長故中國文字五千年不變横行之氣博故西洋文字七萬里可通鄭漁仲通志六書略論便從云人之體埋從故文字便從不

便衡坎離坤衡卦也以之爲字則必從故☷必從而後能成水☵必從而後能成火☲必從而後能成巛余謂此既有文字之後取其點畫茂美耳若庖犧畫卦之時則八卦非旁行不能盡錯綜變化之妙實足爲中國文字不必直行之證說卦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是旁行之義也周表已旁行邪上是中國文字古來已用旁行矣

漢魏人多言黃老或言老莊皆不及列子列子出於東晉殆僞書也錢辛楣已疑其參入輪迴之說且其文義不類周秦日本伊藤長胤東涯漫筆云列子之名始見

於莊子稱其御風蓋高于莊子一等矣想非昔書之人今觀其書冗雜膚淺掇拾他書殆不類先秦書何足埊老子云云又云西方有化人一節分明說佛其論理自佛氏出者居多先儒朱子及郝京山皆既辨之郝京山時習新知曰列子之書殆見佛入中國後好事者勦襲如周穆王仲尼等篇渾是佛旨雖不用其語渾襲其意可謂卓見矣余謂西晉之亂典籍淪亡作偽之徒乘虛而入故張霸百兩不行於漢世而枚頤古文乃盛於南朝略錄既亡而玄言彌暢中國秦漢以來學術至此亦一大轉關也聚斂以成文子影射而作家語蓋皆在斯

時矣

禮記王制正義引鄭康成釋廢疾曰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案此即近人素王改制之說所自出臧鏞堂拜經日記云尚書正義泰誓上云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其意以正爲文王所改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以取正春秋之王自是當時之王非改正之王晉世有王愆期者知其不可何注公羊以爲春秋制何文王指孔子耳

非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爲王是後人追爲之辭（以上皆王注）蔡釋文序錄公羊有王愆期注十二卷字門子河東人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者門子用緯說言春秋之法以孔子爲文王禮記正義曲禮下曰鉤命決云丘爲制法之王（與黃韻作上誤）黑綠不代蒼黃（禮記正義中庸引援神契文同代舊誤伐今據訂正）是孔子爲文王之事又或稱素王余按文選司馬相如論巴蜀檄注引論語素王受命讖曰莫不喁喁延頸歸德應劭風俗通窮通篇孔子自衛反魯制春秋之義著素王之法論語崇爵讖曰子夏共操仲尼微言以當素王

文選曹攄思友人詩注　公羊成十年齊人來媵何休注曰唯天子娶十二女徐彥解曰保乾圖文孔子爲後王非古禮也文選卷四十三注引論語讖孔子曰丘作春秋王道成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注　按論語有素王受命讖此條當出是書　又魏武帝短歌行注引論語崇王受命讖河授圖天下歸心公羊獲麟疏引春秋說云丘以匹夫徒步制正法公羊序疏引春秋說題辭孔子曰丘作春秋以改亂制董仲舒對賢良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又曰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禮記儒行正義曰孔子爲制法之主所行之事多用殷禮不與

尋常同也此皆改制之說然漢人之義則以孔子改制爲漢先命班孟堅與諸儒撰白虎通而其典引一篇贊用斯義續漢祭祀志引孝經鉤命決云子誰行赤制通典制作劉用帝三建孝九會備專茲竭行封岱青河洛命后御覽八百八十九引孝經右契孔子夜夢豐沛之邦有赤煙起云云麟蒙其耳吐書三卷以上御覽所引其言赤劉當起曰周亡赤氣起火燿興玄丘制命帝卯金數語見孫穀古微書後漢書郅惲傳春秋感精符曰墨孔生爲赤制公羊序疏引春秋說孔子曰丘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爲漢帝制法陳序圖錄又曰丘水精制法爲赤制功藝文

類聚引春秋演孔圖云孔子論經有鳥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集書上化爲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爲赤制亦見御覽九百十四班孟堅幽通賦云素文信而底麟兮漢賓祚于異代應劭引春秋緯曰麟出周亡故立春秋制素王授當興也典引李善注引春秋孔演圖曰玄丘制命帝卯行後漢書公孫述傳引尚書考靈曜云孔子爲赤制故作春秋魯相史晨祀孔子奏引考靈曜云丘生倉際觸期稽度爲赤制故作春秋以明文命綴紀撰書修定禮義御覽八十七亦引考靈曜云卯金出軫握命孔符注曰卯金劉字之別軫楚分野之星符圖書劉所握天命孔子制圖書哀十四年公羊傳云制春秋

之法以俟後聖何注曰待聖漢之王以爲法也蓋漢自以爲承堯之後而儒術
上述堯舜尙書獨載堯以來故中候以卯金爲復堯之
常而漢儒以孔子爲爲漢制作二說實相比附不可離
也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一百二十五剃字韻下有元人剃
淨髮須知二卷乃薙匠書也有帝王剃髮及各色人剃
髮祝祠鄙俚可笑惟中有大元新話云按大元體例世
圖改變別有數名還有一答頭二答頭三答頭一字額
大開門花鉢蕉大圓額小圓額銀錠打索綰角兒打辮
綰角兒三川鉢浪七川鉢浪川著練緺兒云云蓋元時

薙髮與今制異今時幼孩初留髮時亦有各種不同至成丁後則皆薙前半髮留後半髮日本人以爲一半類僧理或然耶法苑珠林卷十剃髮部引佛本行經云須曼那華化作淨髮人是淨髮二字所本又元至元二年敕修百丈清規卷五云選日既定則隔宿剃頭頂心留髮注云名曰周羅梵語周羅此云小結也余謂花鉢蕉蓋即小結之類

孟子許行爲神農之言即農家之學也漢書藝文志云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詩上下之序然漢志所錄者九家

今可略見者神農野老氾勝之蔡癸四家實無詩序之言班生云云蓋即本孟子立說惟論語樊遲請學稼圃而孔子以小人斥之且申之以上好禮好義好信而民襁負而至焉用稼爲蓋當時必以不耕不織責之於上素餐之義詩人媿之而君民同等即出於農家之志與三代以來君主之政截然異趣秦漢尤尊君卑臣故農家古說在所必黜矣班志列諸雜家之後小說之前職是故歟

韓非子說疑篇云燕君子噲親操耒耨以修畎畝苦身以憂民按戰國之君魏文侯爲儒家韓昭侯爲法家子

噲盡真行農家之說者其讓國於子之亦略近君民同
等之意也
古欲齊君民之等者出於農家今欲均貧富之等者出
於工家盡民勢則善心生勢而不已則悖心亦起也故
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
漢書地理志云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
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
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
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
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

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志又言黃支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異物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按此當係記其往來之路蓋由都元邑盧沒往由皮宗回也於時漢使所齎者黃金雜繒則彼國所重者在此特未知已程不國當今何地耳以音求之當與犮朴為對音即後世所謂錫島也未敢質言姑存此以備攷

西游記蒙古目漢人有桃花石之稱余嘗疑為唐几惕之轉而未有以證也近譯西人交涉紀事本末云有希臘國人名條非辣脫者嘗講中亞細亞洲內地通商之

珂洎言該處有一種土耳其人甚爲驍健其名爲叨伽司殊不知即中國人也其所以名爲叨伽司者大約從希音譯唐字之誤維時正唐室開國之初也按叨伽司與桃花石音極相近叨伽司爲唐室之轉音桃花石又由叨伽司而再轉可無疑義希人稱中國爲突厥耳即土耳其亦由近時歐人謂中國爲蒙古種皆舉其先通者而言洪鈞元史譯文證補西域補傳王曰闊彼征服大賀氏然否自注云多桑書字音如曰唐喀氏義不可解其所謂唐必非唐宋之唐及注西游記有謂漢人爲桃花石一語循是以求乃悟即契丹之大賀氏也蒙古稱中國

為契丹今俄羅斯人尙然余謂蒙古及俄羅斯稱中國為契丹蓋先通遼之故事理所有必謂其因此稱中國為大賀氏則事理所必無試問中西各書稱金人有不曰女直而曰完顏者乎稱元人有不曰蒙古而曰御特者乎西人重部族不重氏族即其稱契丹亦斷不曰大賀氏可知且大賀氏絕於寶古後之有遼者耶律氏也文卿之言近於附會蘇爾灘云云即對太祖已平女直之語而言作唐喀氏者稱中國為唐而喀為襯字與希臘人叨伽司之音若合符節不必更生異議矣

又按遼史大賀氏今譯作遥呼爾氏唐初契丹之稱至

武后時遼呼爾氏微別部長果珍代之果珍滅部長泥禮立廸輦紇里爲阻卜可汗更號遙輦氏至太祖受哈陶汗津之禪而遙輦氏亡太祖姓耶律氏遼氏世紀世表及近人所著遼史紀事本末載之甚詳　然則契丹之稱大賀氏者僅數十年耳西域亦不沿是稱之也

趙新續琉球國志略簡率無可采惟記官制較詳其以贊議官爲吟味官不可解其筆帖式官則效法本朝其寺社又名理梵司則所設僧官也若過闔理官筑登之官地頭代各大掟南掟西掟地頭代各以下皆土官　或因其地名或用其國語今其國已亡存此一編亦略見小邦之制

度矣又吟味官日本佐原希元言當作查辨解其法律官亦稱吟味官或琉球與日本近用吟味字義相同歟希元又言琉球語惟與薩摩略近餘則迥異以兩地人往來甚稔故也

日本菊岡沾涼近代世事談云琉球有訓語文字五十字不見文字不能得其意義是琉球文字與日本迥然不同重野安繹沖繩縣志序云琉球髻簪髭須仿漢裝獨其國者用邦語語言文字同我邦俗世之說琉球者曰源爲朝航海而子孫始王島津氏出師而朝貢乃通殊不知彼以天孫氏爲開國祖實爲我皇孫源爲朝特

承其餘烈而已亜野之言顯與荀岡異趣恐琉人自言所始正復不然耳

洪文卿元史譯文證補朮赤補傳云字兒台被掠時孕已數月比歸朮赤生太祖喜曰此不速之客也故名曰朮赤自注云此據拉施特阿卜而嘎錫棨汪罕茂兒乞皆與太祖所居不遠計被掠至歸不過數月如西書所云則朮種更無疑義然秘史敘此事端緒分明其後又有察合台一言爲證遂成疑案雖太祖亦禁不發聲欲斥秘史而從西書苦無他書可助專從秘史又恐誣蔑興王兩存其說庶乎其可余案秘史記字兒帖事惟被

擄後配與赤列都弟赤勒格兒爲妻較西書爲詳耳餘亦無甚異同西書言孕已數月實較秘史爲備元太祖之求救兵於王罕也王罕說去年你與我將貂鼠襖子來時則事隔一年之言也及乎蔑兒乞後帖木眞札木合兩相親愛同住了一年半一日自那營盤裏起時正是夏四月十六日據此則合兵平蔑兒乞當在八九月間其被擄當未淹久至察阿歹詆拙赤時下文記太祖語云如何將拙赤那般說安得謂嘿不發聲乎文卿讀書未審妄生疑竇不必兩存其說也

湼槃經梵行品云云何世間所知見覺所謂梵天自在

天八律大性時微塵法及非法是造化主世界按造化主即西人所謂天主矣又婆羅門見帝釋亦稱以天主弘明集卷五桓君山論形神云余嘗夜坐飲內中然麻燭燭半壓欲滅即自曰勅視見其皮有剝乾乃扶持轉側火遂度而復又云鐙燭盡當益其脂易其燭人老衰亦如彼自蹷纖杜詩物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即用此意君山又云人之養性如彼促脂轉燭者尤爲轉燭二字之所本

中國帝王之信佛教者始於漢明帝而盛於梁武帝至唐之武后明之成祖則皆以慘酷負咎之故而欲求懺悔於佛者也中國帝王之信天主教者或云始於元定

宗見洪文卿元史譯文證補而繼之者明莊烈帝見文秉烈皇小識然未譯其書未見於政事則未知信其教者若何也若 大淸聖祖之用天主教人而但采其曆算 世宗之深通禪學而不雜於術其斯為用中於民者歟

又按近譯交涉紀事本末教堂遺使往謁勸令存心慈愛庫裕克可汗庫裕克元定宗名實貴由之轉音覆書云來書云我等應受洗禮以作耶穌教中之人是言殊屬不合爾我種類各殊何得強我等為汝教中人又云爾西方人民僅知以基督教為重而於其他各教一概藐視亦殊非有國家者之所為是定宗之不信天主教具有明文迫

法皇舊意第十一　遺羅勃魯奎斯使元時則定宗已崩更無從入基督之教西書殆因其覆書有云爾知我國亦崇奉上帝故附會爲說洪侍郞不察而采之誤矣

墨子非樂上篇曰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舟車既以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不敢以爲感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余按呂覽察今篇云舟車之始制也三世然後安之蓋當時不獨以爲耗民之利且厚斂以成必以爲朘民之財也凡勸工之事非國家竭力維持之未有能濟者也

天下萬國或君主或民主或君民共主論者紛紛莫定其是非夫君有無限之權則民或受其荼毒民保自主之權則君必等於贅旒即君民共主之國亦權歸執政而已蓋爲民所共仰則可以上侵君權爲君所重任又可以下侵民權惟議院廣樹私人而是非聽其予奪矣綜斯三者不能無弊且國之樹立必資於法法之行否莫要於刑小刑所不能懲者必威以甲兵此史記遞古之義所由以律志合於兵志也其執兵之大權者非有戰勝攻取之略安內禦外之功則不能久任有其才其功而久任則威可以逼上而力足以制下故可以變民

主爲君主亦可變君主爲民主焉蓋國勢之所趨一由於議論之既成一由於威權之所湊實則伊古以來兵主卽爲國主固自然之理必然之勢也孟子曰民爲重君爲輕葛稚川述鮑生之論曰有君不如無君桀紂之徒得燔人辜諫者脯諸侯葅方伯剖人心破人脛窮驕淫之惡用炮烙之虐若令斯人並爲匹夫性雖凶奢安得施之使彼肆酷恣虐屠割天下由於爲君故也抱朴子外篇詰鮑第四十八是民主之說中國亦久有之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蓋失其禮樂征伐之權則有君亦如無君矣白虎通曰不擾匹夫匹婦故爲皇又曰五

帝德大能禪以民爲子成于天下無爲立號也其斯爲
君主之至道也夫
德國伯崙知理國家學卷二曰近世行公權普及之法
法國一千七百九十三年始設此法而瑺西德意志北
美合衆國相繼行之方今民權張皇幾極其盛此法不
唯最適時勢且所益亦甚大能將闔國一切社會并民
人之心結諸國家使知國家爲何物與己當盡於國家
之責由是議員之權力益强國家之威力彌盛也夫公
權普及元不適于君主國然就各國實迹驗之不見其
助長民權使之逞勢却見其裨補君權不淺此則言民

智既開民權之有益也

梁釋寶唱經律異相卷一云虛空雲中有時地大與水相觸有時與火風等大相觸水火風大更互相觸皆生虛空雲中雷聲又云電有四種東方名身光南方名難毀西方名流炎北方名定明何以虛空雲中有此電光四方之電又共相觸有此光也並出長阿含經第二十卷是釋家言雷電之理與王充論衡之說不甚相遠其電有四方異名者猶史記律書不周風明庶風之類耳

論衡雷虛篇云實說雷者太陽之激氣也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事則相校軫校軫則激射何

以驗之試以一斗水灌冶鑄之火氣激襒裂若雷之音矣拔激射而火出即阿含所謂相觸光起也史記天官書曰天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

白虎通性名篇云春秋譏二名何所以譏者乃謂其無常者也若乍為名祿甫元言武庚按此以二名為無定名猶後世之隨宜更名也元言武庚乍名祿甫即改名之證與公羊異義似較得經意

傳維麟明書一百七十一卷其體例之不善四庫提要論之然其敘傳自稱搜求明興以來行藏印抄諸本與

家乘文集碑誌得一百餘部九千餘卷參互明朝實錄考訂同異則其所得亦必有出張廷玉王鴻緒之外者又云奉　簡命纂明史列局分曹不能悉窺全冊又止采實錄廢禁旁搜則當時修史之弊亦略可知也維鱗文俗識淺要求足爲良史並如學校有志不入於選舉土田有志不併於食貨雖前史所無後世殆必有用之書矣

新譯交涉紀事本末云考舊經傳內伊犂阿稱華夏之地爲西徼西人稱中國爲釆納又古稱爲刹鐵那或稱塔泰那或稱傻泰那音韻拼法雖不同均指中國而言

古史云塔哀那城在極東約與西哀相近亦殊難信此一大城前在亞細亞洲貿易之西人較以後著書之人先知其詳彼時又稱中國為西爾利司此稱與前於傻哀那凡臘丁國記載之士均專稱中國為西爾利司因中國與臘丁其時已以絲相貿易也西爾利司傻哀那雖均指中國惟西爾利司則專指中國北部米拉以為其國介印度及西鐵安間托勒密稱中國曰西利司稱其都城曰西爾臘又通稱之曰西尼猶中國不知不列顛英吉利同為英國也托勒密云自波斯至拔克脫利阿以抵西爾臘道阻且長須歷高山峻險之途幾及一

年又羅馬國書中云西爾利司廣大蕃庶之國東至於大洋以地球不能居人爲限西至於伊毛司及拔克脫利阿拔此文疑西爾利司以絲得稱與近人疑支那以瓷得稱同一誤說且即據此書上文而言其稱中國爲聽時已知中國有極好蠶絲矣余謂聽者天之轉音漢書匈奴稱中國爲天漢是其證西背塔哀那剎哀那西爾利司之類皆秦字之轉音特有舌頭舌腹之異譯耳拔克脫利阿蓋即拔克達山

明譚希思大政纂要卷四十五嘉靖二年佛郎機國人別都盧寇廣東守臣禽之巡撫張嶺巡按涂敬以聞都

察院覆奏上命就彼誅戮梟示此泰西與中國交涉要事夏燮甫作明通鑑采摭極博於此事乃獨失載當由未見此書故也

大周刊定衆經目錄十五卷武后天冊萬歲元年奉勅撰沙門明佺序云謹按梁朝釋僧皎釋僧祐釋寶唱隋朝僧法經等所撰一切經目錄隋朝翻經學士費長房所撰開皇三寶錄唐朝僧道宣所撰內典錄等已編入正目大小乘經律論并聖賢集傳合二千一百四十六部六千二百三十五卷其後唐朝至聖朝新譯經論及有雖是前代舊翻而未經入目者并雖已入目而錯注

疑僞審其詳校事須改正者前後三件大小乘經律論合一千四百七十部二千四百六卷悉依明旨咸編正目今新入正目及舊入正目大小乘經律論并聖賢集傳都合三千六百一十六部八千六百四十一卷按智昇開元釋教錄云自後漢孝明皇帝永平十年歲次丁卯至大唐神武皇帝開元十八年庚午之歲凡六百六十四載中間傳譯緇素總一百七十六人所出大小二乘三藏聖教及聖賢集傳并及失譯總二千二百七十八部都合七千四十六卷蓋智昇總括羣經錄別分乘藏錄隔別較嚴非有佚脫也惟開元釋教錄卷十七以

此書爲沙門儉等奉勅撰儉字當是佺字之誤又此書卷末題校經僧名有翻經大德中大雲寺都維那豫章縣開國公玄範翻經大德佛授記寺主昌平縣開國公德感翻經大德大福光寺都維那豫章縣開國公慧儼則武后時封爵之濫不足異也

唐釋智昇續古今譯經圖紀云沙門般刺密帝唐云極量中印度人也懷道觀方隨緣濟度展轉遊化達我支那乃於廣州制旨道場居止衆知博達祈請亦多利物爲心敷斯祕賾以神龍元年乙巳五月己卯朔二十三日辛丑於灌頂部中誦出一品名大佛頂如來密因

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一部十卷烏萇國沙門彌迦釋迦釋迦稍訛正云鑠佉此曰雲峯譯語菩薩戒弟子前正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房融筆受循州羅浮山南樓寺沙門懷迪證譯其僧傳經事畢汎舶西歸有因南使流通於此按今本彌迦作彌伽又不題懷迪名較唐時已訛略矣惟此經在灌頂部之一品故今日西藏僧流或未之見要不可因章嘉國師一言遂疑此經之依託且隋法經眾經目錄以隨願往生經藥師經梵天神策經仁王經寶明來三昧然占察經梵網經五苦章句經安宅神呪經遺教論等並編疑偽而智昇開元釋教錄

辨之云隨願往生等三經出大灌頂仁王等七經並胡譯有源編爲疑僞將爲未可卷十八然則大灌頂部法經且猶未檢見邇日之喇嘛耶惟圓覺經一卷智昇以爲此經近出不悉何年且弘道爲懷務甄詐妄但真詳不謬豈假具知年月此則特設疑辭宜滋後人之譏議矣至元法寶勘同錄卷三有圓覺經不言蕃本闕是蕃本亦有之非僞經也又按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卷五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十卷唐循州沙門懷迪共梵僧於廣州譯注云蕃疑折辨入藏又云蕃本闕然則元時合台薩里齋牙答思諸僧已頗疑此經矣惜析辨

之詞錄中不載（錄中如金剛智不空所譯密宗之書番本闕者甚多亦不獨楞嚴一帙也）
又按法寶勘同錄大般若經總二十萬頌西番本唯有
萬四千五十頌比漢本少三萬五千九百五十頌大乘
地藏十輪經十卷（第十三分八品）大方廣十輪經八卷（一十二五品）
經同本異譯其第十四分本在西方未流於此番本亦
無佛說大集會正法經五卷與番本對彼經稍少是漢
本有而番本無漢本多而番本少歷歷可數又華嚴經
番本從漢本譯大般涅槃經未見番本彼云對同是番
之傳經每後於漢番之有無不足定經之真僞也晉鳩
摩羅什所譯仁王護國般若經帛尸梨密多羅所譯大

灌頂經北齊那連提耶舍所譯施燈功德經唐不空所譯成就妙法蓮華經王瑜伽觀智儀軌又姚秦羅什所譯大智度論皆以番疑折辨入藏是其所疑亦無有不必疑者矣

續譯經圖記沙門那提唐曰福生具依梵言則云布加烏伐耶以言煩多故此但訛略而云那提按此唐人譯文之例然何以有如烏伐耶訛略則云那提殆不可解西域記各國名亦多此類俟見通梵文者攷之何往執師子國又東南上楞伽山南海諸國隨緣遊化承支那東國盛轉大乘佛法崇盛贍洲稱最乃搜集大小乘經律論五百餘夾合一千五百餘部以永徽六年創達京師

按此南佛教之入中國者贍洲蓋指南洋而言以其地爲南贍部洲也又云顯慶元年勑往崑崙諸國採取異藥開元釋教錄云南海眞臘國爲那提素所化者思見其人互相牽率假途遠請乃云國有好藥唯提識之請自採取下勑聽往返亦未曾有然則唐時求藥亦適爲眞臘所欺不異宋桑甚於東洲矣

元人稱僧爲吉祥錢辛楣以至元法寶錄證史固爲得之余按錄中有巨力長者所問大乘經三卷宋西夏三藏智吉祥等譯是元人用西夏舊制大明三藏法數卷二十五云薄伽梵六義出華嚴經隨疏演義鈔五吉祥義謂如來

既具勝妙之德故一切世間讚歎供養者亦獲吉祥故曰吉祥文獻通考卷三百三十八云天聖五年二月僧法吉祥等五人以梵書來獻按亦見佛祖統紀巨力長者所問經題宋西天同譯經寶法大師賜紫沙門智吉祥等奉詔譯

宋史王欽若傳欽若閱道藏得趙氏神仙事跡四十人繪于廊廡是道書有藏在北宋以前蘇東坡集亦有閱道藏詩

邱長春西遊記卷上譯者再至曰舊奚呼奏以山野四人事重陽師學道三子羽化惟山野處世人呼以先生

按元太祖雖以神仙稱長春而有元一代詔書稱道士

爲先生卽本諸此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七

純常子枝語卷二十一

萍鄉文廷式撰

孔穎達傳劉煦唐書云字仲達新書云字沖遠案歐陽文忠跋唐孔穎達碑云碑于志甯撰質於唐書列傳傳所闕者不載穎達卒時年壽其與魏鄭公奉敕共脩隋書亦不著又其字不同傳云字仲達碑云字沖遠可以正傳之繆六一題跋卷五然則新書正用唐碑後人以金石考史文忠且據金石以脩史矣且以知列傳中亦有歐筆不盡出於景文也

酈道元水經注引書之例於撰書人名隨宜而舉如應

劭或稱應仲瑗杜預或稱杜元凱謝靈運或稱謝康樂郭頒或稱郭長公是也然於先儒如孔安國揚雄班固服虔馬融鄭元王肅諸人無不直舉其名即後魏大臣如崔司徒者雖兼舉其官亦未嘗不稱爲崔浩而獨於郭璞所注爾雅山海經及所撰江賦全書引之者不下百數十條皆稱郭景純而不斥其名如庾仲初袁山松亦不書庾闡袁崧然引據無多不在此例蓋未嘗不在敬仰之列然則謂水經爲景純所撰固未必然謂道元此注爲述景純而作固無不可也且景純所著書善長皆及見之獨其所注水經善長顧未之見何耶

酈譜長北人也然水經注所引書則多南人箸述西晉以前無論已東晉以後如伏韜即伏滔北征記袁山松郡國志袁宏宜都山川記庾闡揚都賦注郭景純爾雅注山海經注孫盛魏春秋晉陽秋晉灼漢書注干寶搜神記晉紀葛洪抱朴子神仙傳習鑿齒漢晉春秋襄陽記孔衍春秋後傳俞益期交州牋遠法師廬山記羅含湘中記王隱晉書戴祚西征記釋法顯行傳徐廣史記音義郭緣生述征記伍緝之續述征記臧榮緒晉書雷次宗豫章記庾仲雍江水記范泰古今善言范蔚宗後漢書劉澄之永初山川記鄧德明南康記王歆之始興記

周景式廬山記謝靈運記之謝靈運記河水篇引記永嘉事俟攷劉敬叔異苑郭仲產襄陽記孫暢之畫記畫記沈約宋書王智深宋紀之類不下數十種其但引書而不箸撰人名氏者如嵇氏譜益州記湘州記尋陽記南康記林邑記交州外域記錢唐記東陽記武昌記荆州圖副記吳地記江東舊事之類大抵皆南人書也又如孫綽之孫登傳王彪之之廬山賦謝靈運之山居賦鄭誤作記吳均之劍騎詩劉道民謝莊之詩並見採錄而北方之典籍則僅車頻秦書田融趙記闞駰十三州志地理志穀水注引闞駰地理志段國沙州記伏琛齊地記晏謨齊記伏晏無可攷姑列之北人崔浩

西征賦注其不知撰人者則魏土地記浮圖澄別傳河南十二縣境簿燕書秦州記東燕錄陽氏譜敘鄒山記三齊略記漢中記中山記嵩高山記寥寥十數種而已豈南土之載籍較易流傳北地之圖書轉難甄錄乎是以元朗釋文多用江南之學沖遠正義不重河北之傳撰厥由來非無故也豈獨世士好尚足以轉移風氣乎水經注記古人遺蹟如呂望釣溪禹葬陶地堯陵周墓傳記紛如罔由古籍異辭益徵甄采之博易水注云遺聞舊傳不容不詮庶廣後人傳聞之聽善長固自言其例矣凡誌地理者不可不師此意也

漢書王莽傳記莽之敗特詳其日月云十月戊申朔二日己酉三日庚戌六日癸丑旣書其干支又記其日數所以使閱者動目不厭繁複也顧亭林日知錄云古人文字年月之下必繫以朔必言朔之第幾日而又繫之干支魯相瑛孔子廟碑云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又云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史晨孔子廟碑云建甯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樊毅復華下民租碑云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是也此日子之稱所自起若史家之文則有子而無日春秋是也自注云後漢書隗囂檄文曰漢復元年七月

己酉朔己巳不言廿一日然亭林所引漢碑皆在班孟堅後則偶失檢耳然記事之體但記干支有不如但記日數者水經穀水注記石人脇下文云太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大水迸瀑云云以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起作功重人少到八年四月二十日畢又云東晉惠帝造石梁于水上按橋西門之南頰文稱晉元康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改治石巷水門云云到三年三月十五日畢訖是金石文又一例也漢書趙充國傳宣帝數讓充國曰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亦不言

甲子

朱子語類九十一云三代之君見大臣多立漢初猶立

見大臣如賓者云天子爲丞相起後世君太尊臣太卑李文貞榕村語錄二十七云古者君臣如朋友情意相浹進言亦易畏憚亦輕朱子云金人初起君臣席地而坐飲食必共上下一心死生同之故強盛無比及入汴得一兩人教他分辨貴賤體勢日益尊崇而勢隨衰余按尊君卑臣本法家之學非儒家之學故朱子再三言之文貞當康熙朝而能述朱子之說其意固當有在也

唐釋法琳辯正錄第八引道士陸修靜答宋明帝所上目錄云文子十一卷文陽所撰按李暹以文子爲辛鈃固屬非是修靜以文子爲文陽亦未詳所本也又崇文

總目修靜東晉道士隱廬山據辯正錄及義楚六帖知修靜宋人蓮社高賢傳修靜吳興人少爲道士置館廬山藝崇文總目所本

宋董南切韻指掌圖序云陸慈李舟之切韻按倭名類聚抄屢引陸詞切韻陸詞蓋即陸慈李舟切韻倭名類聚抄亦頗引之桂馥札璞六云集韻每引李舟切韻案徐鍇說文韻譜係鉉所加切音即李舟切韻舟建中初爲金部員外郎嘗兩奉使宣諭劉文蔚及梁崇義者也

傳唐書經籍志小學類陸慈切韻五卷

李仲約侍郎注撼龍經不詳貪狼巨門等星名所自始

每以爲憾近檢閱大藏經唐大興善寺翻經院灌頂阿闍梨述北斗七星護摩祕要儀軌云啟詞曰至心奉啟北極七明娜羅貪狼巨門祿存文曲廉貞武曲破軍尊星其七星之名並與撼龍同是楊筠松之所出又金剛智譯北斗七星念誦儀軌亦云佛告貪狼破軍等言至佛說北斗七星延命經與梵天火羅九曜北斗之名並同唯皆屬祿命家言與楊氏用以相地者其術稍異米張子微撰玉髓經云予不取九星以立名之外而取吉凶之義尤謬盩以貪巨等名爲不雅馴而增輔弼二星與貪巨祿文廉武破而爲九又所謂華梵雜糅者也然

亦兼用五行汪宗沂注撼龍經以爲當出易斗圖按蕭吉五行大義卷四引黃帝斗圖云一名貪狼子生人所屬二名巨門丑亥生人所屬三名祿存寅戌生人所屬四名文曲卯酉生人所屬五名廉貞申辰生人所屬六名武曲巳未生人所屬七名破軍午生人所屬斗圖雖見隋志然依託黃帝其名必本於釋家惟斗圖以貪狼屬子而龍經以貪狼屬木斗圖以廉貞屬水而撼龍以廉貞屬火又其鉅異者也史記天官書索隱引馬融注尙書云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正日第二曰主月法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煞土謂塡星也第五

曰伐水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剽金謂太白也則七星與五星正相應楊氏之九星與五星不甚相遠蓋用向書舊注之義又陶宏景周氏冥通記云北斗有九星今星七見二隱是鈎松言九星本梁以前舊說漢書李尋奏記曰輔湛沒張晏曰北斗第四星旁一小星曰輔是輔星隱曜實漢人之說舊說素問太始天元冊文有九星之言王冰注云上古世質人淳九星垂明中古道德稍衰標星藏曜而輔弼隱曜亦遠有所師承子徵以此譏之亦適見其涉獵之未廣矣楚辭注曰劉向九歎曰訊九魁與六神王逸注曰九魁北斗九星也又在宏景之前

漢書王吉傳上宣帝疏言得失曰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消恩愛寖薄余謂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則雖名為一統實不啻分為萬國恩愛寖薄則其情不聯詐偽萌生則其氣不固由漢以來日甚一日氐羌胡羯遂得迭有中原無他不能同風共貫階之厲也故春秋大一統之義即所以維中國也

唐釋宗密金剛般若經疏論云禮對曰唯野對曰阿二語不知所出當是老子唯之與阿之舊注也

東晉仕族王謝並稱洎及梁陳猶相競爽及覽唐書列傳則王氏太原琅邪兩族尚有傳人而諸謝風流俄然已歇文苑謝偃又非本姓隆替之由不可詳也惟杼山皎然詩篇儁麗釋贊甯宋高僧傳云皎然姓謝名晝康樂侯十世孫好爲五雜組篇用意奇險實不忝江南謝之遠裔矣所著呶子十卷惜已不傳又唐金陵莊嚴寺慧涉傳云姓謝氏會稽人卽東晉太傅安之後秣陵記曰南澗竭謝氏滅（見釋皎然早春書懷詩自注）豈其驗歟

王貽上隴蜀餘聞云門人陳戶部子文奕禧說所見數奇姓算眞定人香山東人炅音桂而最奇者崇效寺碑陰列名有靳姓佘按炅模香九齡皆古之名人惟算姓稀見耳靳姓桂末谷以爲必出唐人改惡人姓名氏族不當有此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第一云譬如池中雖有種種嗢鉢羅等衆妙蓮華若日月光不照觸者則不開發出種種香要日月光之所照觸乃得隨類開發出香是日光能益於草木天竺已有此說張壽浯農學論云樹木花草五穀欲其生長茂盛必多藉太陽之光力受太陽之光力若干則必有若干之體質變化故西國農家必以

寒暑表攷察地土所受之日力及其存熱之度云按傳蘭雅格致彙編言電光亦能使植物增長故知月照亦當有益特譯書未備中國農學家亦未能研究及此耳

陸梓亭思辨錄天道類云日爲至陽之精陽氣能生萬物故日所至之處萬物即隨之生南至而爲冬北至而爲夏夏則物生冬則物死在中原皆然惟嶺南四時皆熱而草木亦多不死近日故也北方則多沙漠不毛矣遠日故也北涼曇無讖譯佛所行讚卷二云猶如初日光能感羣乳牛增出甜香乳日光能增牛乳此當問之化學光學家矣

唐釋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注云雞貴者西方名高麗

國爲俱俱吒醫說羅俱俱吒是雞醫說羅是貴西方傳云彼國敬雞神而取尊故戴翎羽而表飾矣又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云西方喚高麗爲矩矩吒瞖說羅梵語也俱俱矩矩字異

宋孟珙蒙韃備錄曰太師國王沒黑肋按卽木華黎止有一子名袍阿美容儀不肯剃婆焦只裹巾帽著窄服按不剃婆焦蓋不肯用綰髻之制只裹巾帽則慕華風也元黃溍拜住碑高祖孛魯爲木華黎之子豈卽袍阿歟

鄭所南心史卷下云韃主剃三搭辮髮頂笠穿靴三搭者環剃去頂上一彎頭髮留當前髮剪短散垂卻析兩

旁髮垂綰兩髻懸加左右肩衣襖上曰不狠兒言左右垂髻礙於回視不能狠顧或合辮爲一直拖垂衣背按此可攷元人剃髮之制其合辮爲一拖垂衣背者則與滿洲制度相同至不狠是蒙古語所南就文生義未得其實不狠兒者即淨髮須知之鉢泿川也

元張德輝塞北紀行云大宴所部於帳前自王以下皆衣純白裘與所南心史所記虜主衣裘之制亦合

留靑日札云宋淳熙中剃側董髮必留大錢許於頂左右偏頂或留之頂前束以綵繒宛若博焦之狀曰鵓角

南昌彭光鼎閒處光陰云從前男子蓄髮亦非生而蓄

之白傅詩云膩鬋新胎髮是也但不知惟鬋此一次抑似今之女子至數歲才全蓄嗣讀朱王暐道山清話云垂簾時一日早朝執政因理會事太皇太后命一黃門於內中取案上文字來黃門倉卒取至誤觸上幞頭墜地時上未著巾也但見新鬋頭撮數小角兒乃知竟如今女子之例也東觀漢記馬援擊尋陽山賊上書曰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蟣蝨鬋之蕩然無所復附然則鬋髮亦古有之事法蘭西人東遊隨筆云華人四周之髮剃去類突厥回種余疑古時雖有剃髮事而剃四周髮必始於元世

宋僧文瑩湘山野錄卷下云真宗深念稼穡聞占城稻耐旱西天菉豆子多而粒大各遣使以珍貨求其種占城得種二十石至今在處播之西天中印土得菉豆種二石不知今之菉豆是否始植於後苑秋成日宣近臣嘗之仍賜占稻及西天菉豆御詩

藝文類聚瓜果類引廣志已有燉煌瓜然則西瓜入中國似不始於五代楊用修云余嘗疑本草瓜類不載西瓜後讀五代胡嶠陷虜記見五代史四夷附錄嶠於回紇得瓜種結實大如斗名曰西瓜則西瓜由嶠入中國也此說殆未足據

任昉述異記張騫苜蓿園今在洛中苜蓿本胡中菜也張騫始於西戎得之隋志地理類有張騫出關記一卷英吉利人赫胥黎天演論云由印度漸迤以西希臘猶太義大利諸國當周漢之際迭爲文明之邦說者或謂彼都學術與亞南諸教判行不相祖述或謂西海所傳盡屬東來舊法引緒分支二者皆未攷其實平情而論乃在二說之閒蓋歐洲學術之興亦如其民之種族其始皆自伊蘭舊壤而來源遠支交新知踵出理可思也余謂底摩咭利都游印度巴西諸國而後創萬物皆具同式原質微點之言亞歷山特破巴比倫時亞利斯多

始受日食表於嘉臘則希臘學術其藉資於他山之石者多矣不相祖述之言何其褊歟

漢書高帝紀五年詔民以饑餓自賣爲人奴婢者皆免爲庶人宋葛洪涉史隨筆云古稱良賤皆有定品良者即是良民賤者率皆罪隸今之所謂奴婢者概本良家既非氣類之本卑又非刑辟之收坐不幸迫於兵荒陷身於此非上之人有以蕩滌之雖欲還爲平民殆將百世而不可得高帝之詔真知君道矣意者蕭何有以輔之歟按氣類未畢蓋若唐道州貢矮奴之類然陽城論奏已云但有矮民無矮奴矣白氏諷諫七德舞篇自注云貞觀二年大饑有賣男女者詔出內

府金帛盡贖之以還父母是唐太宗亦有此事惜行之未廣耳近者歐洲諸國英吉利禁掠買黑人為奴俄羅斯主出帑償贖奴婢數十萬悉為平民皆可謂仁政有中國英主之風者也

陶宗儀輟耕錄卷十七云今蒙古色目人之臧獲男曰奴女曰婢總曰驅口蓋國初平定諸國日以俘到男女匹配為夫婦而所生子女永為奴婢刑律私宰牛馬杖一百毆死驅口比常人減死一等杖一百七所以視奴婢與馬牛無異按周禮其奴男子入于皋隸女子入于舂槀說文奴婢皆古罪人夫今之奴婢其父母初無罪

惡而世世不可逃亦可痛已元人待民如此宜其國祚之不長也

德國李伯爾行軍訓戒云以人爲奴屬律例不屬公法羅馬律且以天理論之世人本皆平等是以奴僕逃入他國歐洲國法恆以自主處之若敵國所藉奴僕或被我兵弩獲或自逃來歸即作自主論彼國或舊主皆不得藉端索還

漢書藝文志海中星占驗十二卷又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王伯厚攷證曰後漢天文志注引海中占隋志有海中星占星圖海中占各一卷即張衡所謂海

人之占也唐天文志開元十二年詔太史交州測景以八月自海中南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衆星粲然其明大者甚衆圖所不載莫辨其名按李淳風乙巳占錄古占書目尙有海中占開元占經亦引之並無奇辭奧義然觀星者必於海中乃見其全且驗測海里得知遠近西漢已有海占之術則當時遠泛溟渤已有其人且能仰測天文要非淺識蹤跡茫昧文獻莫詳徒令人發思古之幽情耳

又按史記天官書云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然則漢志所錄海中星占者殆僅占四海之內而非海人之占

歟二十八宿國分皆就中國言卽所謂不占四海之外也書脫簡絕姑設一通以俟後人

方以智通雅卷十一云天官書晉注甲乙主海外以遠不關中夏事故不占智按漢藝文志有海中占驗漢時亦有言海外星者中國謂之甲乙科而不問邪

元微之和樂天送客遊嶺南詩自注云交廣閒南極浸高北極浸低圓規度外星辰至衆大如五躍者數十皆不在星經按此卽由交廣渡海至南洋各島者所見也以此占星則海中占矣

宋釋贊甯高僧傳譯經篇論曰今立新意成六例焉謂

譯字譯音爲一例胡語梵言爲一例重譯直譯爲一例
麤言細語爲一例華言雅俗爲一例直語密語爲一例
也初則四句一譯字不譯音即陀羅尼是二譯音不譯
字如佛胷前卍字是三音字俱譯即諸經律中純華言
是四音字俱不譯如經題上ㄕ乀二字是第二胡語梵
言者一在五天竺純梵語二雪山之北是胡山之南名
婆羅門國與胡絕書語不同從羯霜那國字源本二十
餘言轉而相生其流漫廣其書竪讀同震旦歟至吐貨
羅言音漸異字本二十五言其書橫讀度葱嶺南迦畢
試國言字同吐貨羅已上雜類爲胡也若印度言字梵

天所與本四十七言演而遂廣號青藏焉有十二章教授童蒙大成五明論大抵與胡不同五印度境彌互旣遥依無少異乎又以此方始從東漢傳譯至于隋朝皆指西天以爲胡國且失梵天之苗裔遂言胡地之經書彦琮法師獨明斯致唯徵造錄痛責彌天（謂釋道安）符佛地而合阿含得之在我用胡名而迷梵種失則誅誰唐有宣公（謂道宣律師）亦同鼓唱自此若聞彈舌或睹黑容用定呼爲梵僧雷同認爲梵語琮師可謂忙於執斧捕前白露之蟬瞻在迴光照後黃衣之雀旣云西土有梵有胡何不南北區分是非料簡致有三失一 改胡爲梵不析

胡開胡還成梵失也二不善胡梵二音致令胡得爲梵失也三不知有重譯失也當初盡呼爲胡亦猶隋朝已來總呼爲梵所謂過猶不及也三亦胡亦梵如天竺經律傳到龜兹龜兹不解天竺語呼天竺爲印特伽國者因而譯之若易解者猶存竺語如此胡梵俱有者是四二非句純華言是也第三重譯直譯者一直譯如五印夾牒直來東夏譯者是二重譯如經傳嶺北樓蘭焉耆不解天竺言且譯爲胡語如梵云鄔波陀耶疏勒云鶻社于闐云和尚又天王梵云拘均羅胡云毗沙門是三亦直亦重如三藏直齎夾牒而來路由胡國或帶胡言

如覺明口誦曇無德律中有和尙等字者是四二非何
即齎經三藏雖兼胡語到此不翻譯者是第四麤言細
語者聲明中一蘇漫多謂汎爾平語言辭也二彥底多
謂典正言辭也佛說法多依蘇漫多意在於義不依於
文又被一切故若彥底多非諸類所能解故亦名全聲
者則言音分明典正此細語也半聲者則言音不分明
而訛僻此麤語也一是麤非細如五印度時俗之言是
二唯細非麤如法護寶雲奘師義淨洞解聲明音律用
中天細語典言而譯者是三亦麤亦細如梵本中語涉
麤細者是或注云此音訛僻即麤言也四二非何將第

五華言雅俗者亦云音有楚夏同也且此方言語雅即經籍之文俗乃街巷之說略同西域細即典正麤即訛僻也一是雅非俗如經中用書籍言是二是俗非雅如經中乞頭博頰等語是三亦雅亦俗非學士潤文信僧執筆澠金璞玉交雜相投者是四二非句闕第六直語密語者二種作句涉俗爲直涉貞爲密如婆留師是一是直非密謂婆留師翻爲惡口性以惡口人人不親近故二是密非直婆留師翻爲菩薩所知彼岸也旣通達三無性理亦不爲衆生所親近故三兩亦句即同善惡貞俗皆不可親近故四二非句謂除前相故又阿毗持

呵叟目數得定數鬱婆提目生起提弃背拔婆羅目眞實離散亂此諸名在經論中例顯直密語義也邇來廣譯西晉藉開學術譯人淺陋多所牴牾宜明條例庶宏效鏡唐釋彥琮辯正論云要識梵言乃閑正譯不昧彼學薄閱蒼雅粗諳篆隸不昧此文見釋道宣續高僧傳卷二斯誠足以垂翻譯之式矣湘山野錄云太宗欲知古高僧事贊甯撰高僧事略十卷進呈今不傳宋葉少蘊避暑錄話卷下云釋氏論佛菩薩號皆以南謨冠之自不能言其義戎狄謂拜爲膜音謨穆天子傳膜拜而受謚三代已有此稱若云居南方而拜爾既訛爲謨又因之爲南無南按南無譯言敬禮也南字亦[illegible]有音無義此說附會非是後漢楚王英傳伊蒲塞

之饌伊蒲塞卽梵語優婆塞時佛語猶未至中國蓋西域之譯云然如身毒與天竺其國名尚訛何況語乎余按優與伊一聲之轉天竺身毒音近非訛少蘊蓋知胡梵之殊要足助贊甯張目也

又按史游急就篇竺諫朝唐顏籀注云竺氏本天竺國人也來歸於漢而稱竺氏天竺卽身毒亦謂之捐毒漢有竺次者卽其人焉是漢時天竺人來中國且入籍受氏矣葉石林以爲佛語未至中國或未必然

大唐西域記云狼揭羅國西北至波剌斯國注云舊曰波斯略也按唐人譯西域國名大抵從略如石國曹國

康國之類皆以一字爲稱葢取便文字兼易記憶且略其半音適合中國聲理未可以後人之詳議當時之簡也洪遵泉志卷十二云按西域記波剌斯國舊曰波斯貨用大銀錢戶課賦稅人四銀錢然則波斯波剌斯一也唐史云波斯居達遏水又于他國旁出云波剌斯治蘇剌薩儻那城賦稅口出四銀錢二書所載口稅同而史氏不於波斯國表見豈誤以爲二國耶

大淸一統志卷四百二十四云婆羅又名文萊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按文萊爲巫來由對音字唐釋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云南海諸洲有十餘國從西數之有

婆魯洲末羅遊洲卽今尸利佛逝國是婆魯卽婆羅末羅遊卽巫來由之對音蓋本二洲地特最相近同爲巫來由之種人耳

一統志又云南渤利在西南海中自古不通中國相傳自蘇門答剌而西順風三日夜可到其國境西北有山甚高峻曰帽山山西大海卽西洋也番名那沒黎洋往來洋船俱望此山爲準按島夷志略云地當喃哑哩之要衝大波如山動盪日月望洋之際疑若無地民居環山喃哑哩卽那沒黎之對音民所環之山卽帽山矣王圻續文獻通攷有帽山卽此地明史稱其風俗朴質鬻

夷志畧則謂其俗尙刼掠藩貢使之言但述其美矣又麻葉甕一名麻葉凍按島夷志畧作麻逸王圻續獻通攷述其風俗即本汪大淵書

祝允明野記有西瀾郎今所謂錫蘭古師子國也杜樊川懷鍾陵舊遊詩云連巴控越知何事珠翠沈檀處處堆王介甫送程公闢知洪洲詩亦云沈檀珠犀雜萬商輸瀉交廣流荊揚是江西於唐宋時爲商賈匯集之所沈下賢集卷四郭常傳云郭常饒人業醫居饒中江其南導自閩頗通外夷波斯安息之貨國人有轉估于饒者病亟請常常診曰病可去也估曰誠能生我我

酬錢五十萬是當時海船之人且徧達內地矣自明時嚴海禁此等風氣後來殆未有知之者

宋徐度卻埽篇卷下云國朝財賦之入兩稅之外多矣因事所增條目甚繁當官者既不能悉其詳吏因得肆爲姦利民用頗困仁宗朝或請凡財賦窠名宜隨類併合使當官者易於省察可以絕吏姦論者皆以爲然時程文簡公琳爲三司使獨以爲不可曰今隨類併合誠爲簡便然既沒其窠名莫可稽攷他日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則病民益甚矣於是衆莫能奪明黃宗羲明夷待訪錄云唐初立租庸調之法有田則有租有戶則有

調有身則有庸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麻楊炎變爲兩稅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雖租庸調之名渾然不見實併庸調而入於租也至宋未減庸調於租內而復斂丁身錢米後世安之謂兩稅租也丁身庸調也豈知其爲重出之賦乎使庸調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有明兩稅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銀差蓋十年而一値嘉靖末行一條鞭法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之額均徭里甲土貢顧募加銀之例一條總徵之使一年而出諸分爲十年及至所値之年一如餘年是銀力二差又併入於兩稅也未幾而里甲之值年者雜役仍復紛

容齋四筆卷十二云唐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大歷十年司業張參纂成五經文字以類相從開成中翰林待詔唐玄度又加九經字樣晉開運末祭酒田敏合二者爲一編並以考正俗體訛謬今之世不復詳考雖士大夫作字亦不能悉如古法矣

侍讀侍講職在說經以動人主故近時請復日講之奏時時有之格而不行大臣之過也然余觀宋陳善捫蝨新話卷六云有楊安國者爲侍講講論語至一簞食一瓢飲乃操俚語曰官家顏回甚窮但有一籮粟米飯一葫蘆漿水又講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遽啟曰

官家孔子教書也須要錢上大哂之如此之類匹諧俚道爭論倡優諧謔將何以異程伊川任崇政殿說書詬復坐講誠大儒之卓識且以救當時之弊習也　湘山野錄中云皇祐中楊待制安國邇英閣講周易至節卦有慎言語節飲食句楊以語朴仁宗反問賈魏公魏公曰在王者言之命令爲言語燕樂爲飲食君天下者當慎命令節燕樂上大喜後講論語當經者乃東北一明經臣講至自行束脩以上之文忽進數談殆近乎擬按當是儗字之訛曰至於聖師誨人尚得少物況餘人乎侍邇尋公鷩愧汗浹據此則安國但嫌語朴其講孔子教書也

要錢者乃別一明經也與捫蝨新話所聞略異

宋張端義貴耳集卷上云章聖講周禮至典瑞有玲玉問何義講官答曰人臣卒給之玲玉欲使骨不朽耳章聖曰人臣但要名不朽何用骨爲此又不仁之言錄之可爲後世人君之戒

邵廷采思復堂集倪文正公元璐傳云故事講義撰自講官取裁內閣公初直講用催科賦額箴切時政溫體仁謂語意峭急發改公不可時上意向公一日講說命惟暨乃僚罔不同心體仁在側公語直侵政府上憮然以手抵書盡几端叩首上視公徐申正義音吐弘亮卒

彝容受焉案取裁內閣制法未善文正則能舉其職者也

唐貞觀閒敕撰羣經正義其時鄭虞二氏易韓詩馬鄭尙書服氏左傳猶存而用僞孔書傳王輔嗣易注後儒所不概於心者也然觀魏文貞羣書治要其書成於正義之前而所錄經注各家悉同冲遠知一時所尙如此非出太宗獨斷也余閱張懷瓘書斷云夫人才智有所偏工取其長而捨其短諺曰韓詩鄭易挂著壁（易繇韻語猶有漢晉遺風）是韓詩鄭易當時悉不通行而撰定諸儒方以爲用長棄短矣

瞿鏞藏書目錄卷三元劉貞仁類編歷舉三場文選詩義八卷案皇慶詔書詩以朱氏爲主尙書以蔡氏爲主易以程朱爲主已上三經兼用古注疏此載湖廣鄉試考官彭縣丞士奇批聶炳文云習詩書者之於朱傳蔡傳宜必在所熟講然求其合者甚少此卷雖不盡合盡鐵中之錚錚者其去取如此宜古注疏之遂廢矣余案元明經學尤遜於宋此亦得失之關鍵也

文信公上宋理宗書云古者天子之於大臣或賜坐或賜食或奏事至日昃或論至夜分凡皆以通上下之情爲國家至計也賜茶之典五代時猶有之惟國初范質

王溥頗存形迹此事遂廢陛下莫如稍復古初脫去邊幅於禁中擇一去處去處猶言他所聚兩府大臣日與議軍國大事陛下賜之款密親是非可否於其間按此信公欲復坐論之禮也

呂成公麗澤講義曰君臣之間君當求臣臣不可先求君

宋邵博聞見後錄卷一曰自唐以來大臣見君則列坐殿上然後議所進呈事蓋坐而論道之義藝祖卽位之一日宰執范質等猶坐藝祖曰吾目昏可自持文書來質等起進呈罷欲復位已密令中使去其坐矣遂爲

故事案君使臣以禮不坐則不得爲臣大臣既卑則君亦不足以爲君藝祖此舉乃朱溫之所不爲其後不嗣宜矣葉石林避暑錄話謂范魯公質謙慎隱晦只如臣除議一事自唐以來皆宰相自除而進書旨常朝進見非軍國大事不議至魯公始正之皆請面受旨而後行至今以爲故事是失宰相之職者自范質始然豈非窺藝祖之意旨而爲之者耶

沈存中夢溪筆談卷二十五曰陳文忠爲樞密一日忽有中人傳召入禁中已有數人先至立廷中繼至者凡七人記文忠丁謂杜鎬三人而已良久乘輿自宮中出

宴具甚盛捲簾令不拜升殿就坐御座設于席東設文忠之座于席西如常人賓主之禮堯叟等皆惶恐不敢就位上宣諭不已堯叟懇陳自古未有君臣齊列者至于再三上作色曰本為天下太平朝廷無事思與卿等共樂之若如此何如就外朝開宴堯叟等皆趨下稱謝上急止之曰此等禮數且皆置之是宋時君臣尚有曲宴敘坐之事非直奴僕視之也至蔡京所記太清樓特燕見揮麈餘話卷一雖亦賜坐然君臣之間凶德參會又不足紀矣

沈存中夢溪筆談卷一曰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乃全

用胡服窄袖緋綠短衣長靿靴有鞢𩋾帶皆胡服也窄袖利於馳射短衣長靿皆便於涉草胡人樂茂草常寢處其間予使北時皆見之帶衣所垂鞢𩋾蓋欲佩帶弓劍帉帨算囊刀礪之類後雖去鞢𩋾而猶存其環環所以銜鞢𩋾如馬之鞦根即今之帶銙也天子必以三環為節唐武德正觀時猶爾開元之後雖仍舊俗而稍褒博矣然帶鉤尚穿帶本為孔本朝加順折茂人文也幞頭一謂之四腳乃四帶也二帶繫腦後垂之折帶反繫頭上令曲折附頂故亦謂之折上巾唐制唯人主得用硬腳晚唐方鎮擅命始僭用硬腳本朝幞頭有直腳局

脚交脚朝天順風凡五等惟直脚貴賤通服之又庶人所戴頭巾唐人亦謂之四脚蓋兩脚繫腦後兩脚繫頷下取其服勞不脫也無事則反繫于頂上今人不復繫頷下兩帶遂為虛設朱子語類九十一云帽帶今有勝子古人卻是環子釘於革帶其勢垂下如今人釘鉸串子樣鑄燧之類結放上面今之勝子便是做他形像郭若虛圖畫見聞誌論衣冠異制云漢魏已前始戴幅巾晉宋之世方用羅䍦後周以三尺皁絹向後襆髮名折上巾通謂之襆頭武帝時裁成四脚隋朝惟貴臣服黃綾紋袍烏紗帽九環帶六合靴原注云起於後魏次用桐木

黑漆爲巾子裹於幞頭之內前繫二脚後垂二脚貴賤服之而烏帽漸廢唐太宗嘗服翼善冠貴臣服進德冠至則天朝以絲葛爲幞頭巾子以賜百官開元間始易以羅又別賜供奉官及內臣圓頭宮樣巾子至唐末方用漆紗裹之乃今幞頭也三代皆衣襴衫秦始皇時以紫緋綠袍爲三等品服（此條俟攷）庶人以白國語曰袍者朝服也古公卿上服也至周武帝時（按沈存中以爲多沿於北齊此書言沿於後周）下加襴隋志云保定四年百官始執笏字文護始命袍加下襴唐高宗朝給五品以上隨身魚又敕品官紫服金玉帶深淺緋服並金帶深淺綠服並銀帶深淺青

服並鍮石帶庶人服黃銅鐵帶一品以下文官帶手巾算袋刀子礪石武官亦聽睿宗朝制武官五品已上帶七事䩞韘原注佩刀刀子磨石契苾真噦厥針筒火石袋也按䩞韘即筆談之鞢𩎟開元初復罷之晉處士馮翼衣布大袖周緣以皁下加襴前繫二長帶隋唐朝野服之謂之馮翼之衣今呼為直綴原注禮記儒行篇逢掖與馮翼音相近又梁志有袴褶以從戎事三代以前人皆跣足三代已後始服木屐按此未必然伊尹以草為之名曰屩秦世參用絲革靴本胡服趙武靈王好之制有司衣袍者宜穿皁靴唐代宗朝令宮人侍左右者穿紅錦靿靴

邵伯溫聞見錄卷十七記熙甯初洛陽老人党翁事云戴卷脚幞頭衣黃衫繫革帶猶唐裝也

陶宗儀巾幘攷見輟耕錄三十云古者冠制皆硬殼自額上至於頂如今禮冠者然後世乃作小冠廬以束髮冠下施幘冠幘之上又總施巾皆效漢元帝所服之制也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人見加巾幘以包之見蔡邕獨斷

周公謹癸辛雜識別集上云茶褐黑綠諸品閒色本皆胡服自開燕山始有至東都者原注攻媿夫人行狀

鄭樵通志器服略云按玄中記句始作帽晉志云帽名猶冠也古者冠無幘冠下有纚以繒爲之後世施幘於

冠因或裁纚為帽自乘輿宴居下至庶人無爵者皆得服之又按後漢郭林宗行遇雨霑巾角折後周武帝建德中因制折上巾裁幅巾為四脚又云用全幅帛而向後襆髮謂之頭巾俗人謂之襆頭

隋志自晉左遷中原禮儀多缺後魏天興六年詔有司始制冠冕然未得舊制太和中方攷故實正定前謬更造衣冠至熙平二年定五時朝服準漢故事五郊衣幘各如方色後齊因之河清中改易舊物著令定制後周設司服之官掌皇帝十二服焦延琥冕服考卷四云本周禮設司服之官而有山冕方冕火冕之名則非古六

冕制也遼史云終遼之世郊丘不建大裘冕服金史云皇帝服通天絳紗袞冕偪舄即前代之遺制（按前代謂北宋）元史禮樂志憲宗二年三月命東平萬戶嚴忠濟立局製冠冕祭祀志憲宗即位之二年八月始以冕服拜天於日月山按元太常集禮元時天子冕服悉與金同至元十二年博士擬袞冕制用白珠九旒紅絲組爲纓青纊充耳犀簪導青衣朱裳九章五章在衣山龍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白紗中單青褾襈裾革帶塗金銀鉤䚢蔽膝隨裳色爲火山二章瑜玉雙佩四采織成大綬間施玉環三白襪朱舄舄加金塗銀釦大德十

一年九月照擬前代制度已擬其制未果造

隋文帝將改後周制度太常少卿裴正奏曰後魏以來法度咸闕天興草創多參胡制周氏因襲不可以訓今采東齊之法云云然則宇文氏雖名用周禮實多沿襲後魏耳朱子語類九十一今上領衫與靴皆胡服本朝因唐唐因隋隋因周周因元魏隋煬帝有游幸遂令臣下服戎服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緋六品以下服綠皆戎服也

俞理初癸巳存稿卷十云俞玉吾席上腐談云幞頭以幅巾裹首字音伏與襆被之襆同今譌音爲僕是宋時

多有誤音說文云幞帊也集韻逢玉切云帕也幞頭卽帕首卽今包頭郝蘭皋證俗文云朱子語類唐人幞頭初止以紗爲之後以紗輭砍木作一山子在前襯起索今朝鮮人紗帽狀類此

宋人朝衣内有襯衣無制度與今日同釋惠洪冷齋夜話卷七云哲宗問右璫陳衍蘇軾襯朝章者何衣衍對曰是道衣哲宗笑之卻伯溫聞見前錄卷十云文潞公至北京李稷謁見坐客次久之公著道服出是宋人閒居可著道服又卷十八云司馬溫公一日著深衣自崇德寺書局散步洛水堤上又卷十九云溫公依禮記作

深衣冠簪幅巾搢帶入獨樂園則衣之常謂康節曰先生可衣此乎康節曰某爲今人當服今時之衣溫公歎其言合理

俞蔭甫茶香室四鈔二十四云宋程大昌演繁露云張頁傳老父衣褐師古曰褐若裘今道士所服是也太平御覽有仙公請問經太極眞人曰學道當潔淨衣服備巾褐制度名曰道之法服巾者冠中之巾也褐者長裾通冒其外衣也今世衣直裰爲道服者必本諸此又傳授經曰老子去周左慈在魏並葛巾單裙不著褐則是直著短衫而以袞束其上不用道家法服也古人不徒

衣袴必以褻襲之正上衣下裳之制鄭箋以褐為毛布
孟子許子衣褐卽毛布也張晏傳老父衣褐疑亦謂此
史記無注師古注漢書乃有此解是褐有二說矣至上
衣下裳古之定制婦人連衣裳不異色見周禮內司服
注今則男女之衣適與古反觀晉時羊欣白練裙則晉
時猶上衣而下裳疑後來崇尚老莊故多著道袍至今
循之上大夫皆衣褐矣

邵博聞見後錄卷五曰程伊川說黃裳元后婦居尊位
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元吉
之戒如武氏之變固也女媧不見于書果有煉石補天

之事亦非變也不言漢呂氏獨非變耶蘇仲虎則曰伊川在元祐時以龍逐故為此說以詆垂簾之政予不敢以為然余按伊川此傳乃非常之大義必非有恩怨於其間亦不容以章句測也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曰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夫東都馬鄧世所稱賢而范之所論不為軒輊良史垂戒又得以為恩怨乎

范文正乞章獻太后還政疏云握乾綱而歸坤紐非黃裳之吉象立說在伊川之前

湘山野錄卷上云譯經鴻臚少卿光梵大師惟淨江南

李王從謙子也通敏有先識解五竺國梵語慶厯中朝廷百度減省惟淨知言者必廢經譯不若預奏乞罷之臣聞在國之初大建譯園逐年聖節西域進經合今新舊何啻萬軸盈函溢屋佛語多矣又況鴻臚之設虛費祿廩恩錫用給卒養尸素欲乞罷廢仁宗曰三聖崇奉朕烏敢罷且又琛貢所籍名件皆異域文字非鴻臚安辦因不允未幾孔中丞道輔果乞廢罷上因出淨疏示之方已按惟淨有景祐天竺字源或不知其事故摘錄之且知宋時鴻臚譯官頗藉資僧衆也

余據貞元釋教錄定景教為摩西教已明白矣近閱明

天啟間李我存景教碑書後云法浴之水十字之持七時禮讚七日一薦悉與利氏西來傳述規矩吻合而今云陡斯碑云阿羅訶今云大儆魔魁碑云娑殫則皆如德亞國古經語不曰如德亞而曰大秦考唐書拂菻國一名大秦西去中國四萬里又考西洋圖誌如德亞徼東一道其名曰秦道里約略相同阿羅本殆從此邦來故以大秦稱云余謂不曰陡斯而曰阿羅訶不曰人儆魔魁而曰娑殫適足為是摩西教非天主教之堅證今猶太教猶稱天帝為阿羅訶基督教則稱天主為罷德勒矣又明西洋人陽瑪諾景教碑頌正詮云彌施訶

吾主聖號也按彌施訶即摩西之異譯攷之西籍耶穌曷傳有此號乎其詮經留二十七部云二十有七乃聖史四路加聖史一葆錄聖徒十四聖各伯宗徒一伯鐸羅宗徒二若望宗徒四達陡宗徒一是也亦牽合言之未足為據近譯古史約即舊約云梅瑟按即摩西之異譯集款建堂男獻黃金白銀女獻釵鐶珠寶其備祭器純金櫃蓋上有純金所鑄克爵賓天神像兩對峙兩頭雙翼高舉此殆碑所云銅飾純精者歟其亞郎取女子所施彝鐲諸金以鑄金牛蓋即娑殫施亥之謂

又案艾彌略彌撒祭義云萃祭天地眞主之大禮西音

曰彌撒譯其意義乃獻之謂也余謂彌撒音與梅瑟似近而別有意義不得因此附會又云耑撒責耳鐸德（品級之稱）主祭則今日天主教中有司鐸名目乃用鐸德之義或欲以論語木鐸說之誤甚

明西洋人龐迪我七克卷五曰輪迴之說昔厄勒祭亞國亞德納城有彼達臥辣氏者始造爲之艾儒略論學記亦謂釋氏拾其唾餘近譯赫胥黎天演論云輪迴之說固亦木之可見之人事物理以爲推即求之日用常行之間亦實有其相似譯人嚴復云三世因果之說起於印度而希臘論性諸家惟柏拉圖與之最似希印兩

士相似柏氏當有沿襲而來顧歐洲學者輒謂柏氏所言獨標己見與竺乾諸教絕不相謀柏拉圖蓋卽彼達辣度今日論性諸家已不復盡詆之爲夢語也亞德納城近譯多作雅典城

艾偈略性學觕述卷七云或問腦有四穴明列總知受相分別涉記之名西土聖賢必有所憑近按吾身竇亦可會但心爲靈君萬念皆生於此從來諸子百家未有言腦爲涉記者卽今所云記心法記心法本書所論不云記腦明所記爲心且一像也而以爲心記又以爲腦記無乃政出多門乎答曰心爲靈君固也第所謂心有血肉之

心有知覺之心血肉居中知覺徧體中央方寸特其位耳其徧於百體者猶大君之無不管攝也大抵有形之物非有形之具不足以覺之如目爲視具耳爲聽具鼻爲嗅具口爲嘗具身爲觸具豈記存獨無具耶若以爲心卽其具不但心失其尊而貯萬象於無有器具之具將何所受納耶據此則悲脊初入中國時特以腦爲記物之官而以心爲無形之知覺與釋典色聲香味觸法之外別有意識者略相似也

釋氏諸家如安世高支謙等皆以國爲姓余已得其說矣偶閱唐崔致遠康藏和尙之別傳云師俗姓康氏本

康居國人亦如法護月支人支氏吉藏安息人安氏所謂因生以賜姓是也尤可依據疑鳩摩羅什之姓溼作姓溫者誤或亦會居迦溼彌羅不然則與塞種之塞爲同音異譯也

周官士師鄭注引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又夏官大司馬鄭注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賈疏曰此據漢田律而言是漢制慎依古禮疏又謂無自後射象戰陳不逐犇走余謂此可見王者節制之師仁及敵人然後知不重傷不擒二毛實軍禮宜然宋二王之後故襄公不欲行霸術也丁晏佚禮扶微卷一云周禮大宗伯之職以

軍禮同邦國有大師大均大田大役大封之禮漢藝文志禮家有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今司馬法已不能盡得更何論周之軍禮乎玉海卷三十九引三禮義宗云儀禮吉禮三凶禮四賓禮三嘉禮七軍禮亡失慨自戰國之世縱橫捭闔權詐百出而古之軍禮遂廢記曰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若無禮軍旅武功失其制軍禮之亡豈細故哉孔叢子有問軍禮一篇攷禮家多取之以其書僞託擯不錄僅載片語志慎也丁氏之言如此余欲采三傳及經典中所記軍事仁義之屬編爲三古戰例以補軍禮之闕用王政者或有取焉

王伯厚漢制攷卷二云周禮司服韋弁服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疏鄭韎爲赤色韋猶以爲疑故舉漢事爲況言伍伯者伍行也伯長也謂宿衛者之行長見服纁赤之衣是古兵服赤色遺象至漢時是其兵服赤之驗也

癸辛雜識後集云近客韋服有花紗綾絹或素紗者或譏笑之余嘗見演繁露識樂聞白行簡服緋詩云緋動綾袍爲趁行之句注云緋多以雁行瑞紗爲之則知唐章服以綾織花又舊聞證誤云今宗室外戚之新貴者或賜花羅公服宣和間又有紗公服然則此亦不足異

也

郝蘭皋曬書堂筆錄卷四云帽上垂紅纓爲飾不知起于何時續晉書載記六云石季龍子義陽公鑒鎮關中役煩賦重其友李松勸鑒文武有長髮者拔爲冠纓餘以給宮人季龍大怒徵鑒還鄴案石氏羯也其冠纓之制雖未能詳然大略當與今之帽纓相類但以用髮爲疑蓋石勒自以水德繼晉金行取其色黑故與余按今之帽纓以絲爲之者長不及尺士大夫衣行裝夏日則用羽纓以駝毛馬鬉爲之然至長者亦不過一尺有奇若用人髮之長者爲纓則必至四五尺今所未見知羯

胡之制非今日所沿也

魏志太祖紀注漢末公卿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是以袁紹之徒雖爲將帥皆著縑巾魏太祖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帢以色別其貴賤可謂軍容非國容也潛確類書引傅子文與此同余謂衣冠之制能知國容軍容之別則思過半矣凡事取捷給者皆軍類也

王儉髻名解散時人皆慕之見陸魯望和襲美酒病詩自注是六朝男子髻樣亦各不同

通志都邑略序云唐之末年博士朱朴獻遷都之議曰古之帝王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周

隋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僭僞皆極焉廣明巨盜陷覆京闕高祖太宗之制蕩然矣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則漢輿鳳林爲之闕南則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誠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河渠漕挽天下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今南陽光武雖起而未王也臣視山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興已江南土薄水淺人心囂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固水深土厚而人心彊愎狠戾未即可服襄鄧既爲內地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爲侵軼之限此建

都之極選也疏奏在廷無有是其說者然其論去已衰之衰就末王之王則前此或未之及矣臣竊觀太祖開基大臣無周公入洛之謀小臣無婁敬入關之請因循前人不易其故靖康之難地勢然爾六飛南巡駐蹕吳越朝曰行闕陵曰攢殯豈絕念於卜宅哉咸陽鄴鄗我陵我阿湯湯泰淮一葦可至嗚呼江沱不足以安也毋已則採唐人之議取南陽爲中原新宅且以繫人望云余謂太原爲踞而肩背單寒江左雄深而門庭直露若擬論都之賦則宋鄭所議實爲異代之奉春也已

李綠谿集議巡幸第一劄子云爲今之計縱未能行上

策以趨關中莫若取次策以適襄鄧襄陽近為李孝忠所據恐或殘毀惟鄧可以備車駕之時巡夫鄧者古之南陽光武之所興也西鄰關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以取貨財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廣土寬城可以屯重兵民風號為淳古盜賊未嘗侵犯此誠天設以待陛下之臨幸事之機會不可失也宋高氣餒不備其謀而臨安一都遂視中原為異域矣

唐蘇鶚演義云俗呼奴為邦今人奴拜多不全其禮邦字從半拜因以此呼之焦里堂易餘籥錄云半拜即今

之半跽俗謂之打千余謂今時外官屬吏見長官多用
半拜士大夫猶有以爲賤者蓋唐人之舊習也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六云正旦大朝會大遼大使
頂金冠後簷尖長如大蓮葉服紫窄袍金蹀躞副使展
裹金帶如漢服大使拜則立左足跪右足以兩手著右
肩爲一拜副使拜如漢儀夏國使副皆金冠短小樣製
服緋窄袍金蹀躞弔敦弔敦未知何物俟攷皆叉手展拜高麗與
南番交州使人並如漢儀回紇皆長髯高鼻以疋帛纏
頭散披其服于闐皆小金花氊笠金絲戰袍束帶并妻
男同來乘駱駝氊兜銅鐸入貢三佛齊皆瘦脊纏頭緋

衣上織成佛面又有南蠻五姓番皆椎髻烏䟽跣如僧人禮拜人見旋賜漢裝錦襖之類按此可攷見暹夏服飾其大使不用漢儀存其國俗最合通禮立左足跪右足則今日滿洲打跧之俗亦沿於暹人以兩手搭右肩則今掰行之者于闐國使妻男同來不知其妻亦與胡會同也

周禮春官太祝辨九拜七曰奇拜杜子春云奇讀爲奇耦之奇謂先屈一膝今雅拜是也友人陳慶笙引此與樂記武拜致右憲左爲打跧之始余謂周官奇拜自當從鄭大夫之說奇拜謂一拜也賈元同禮說略云經有

明言一拜者士相見禮聘禮及雜記諸篇是也或祗言
拜不言再者皆一拜也又云賈子容經篇跪以微磬之
容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此卽今之
小跪杜所謂雅拜是也後漢書云高句驪國跪拜曳一
脚是則雅拜者夷禮也通典卷一百九十二于闐國其
人恭敬相見則跪其跪一膝至地是與高麗略同余案
王文考魯靈光殿賦云胡人遥集於上楹儼雅跽而相
對雅跽蓋卽曳一脚之謂鳩摩羅什譯大莊嚴論經卷
八云優波離胡跽合掌右膝著地亦卽其事李崇賢云
儼雅而相對言敬恭也似誤

容齋三筆卷三云元魏破江陵盡以所俘士民爲奴無問貴賤蓋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後陷於金虜者帝子王孫宦門仕族之家盡沒爲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爲米得一斗八升用爲餱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爲裘此外更無一錢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緝者則終歲裸體虜或哀之則使執爨雖時負火得煖氣然纔出外取柴歸再坐火邊皮肉卽脫落不日輒死惟喜有手藝如醫人繡工之類金人之苛待士民如此然國亡而爲人奴固不能自主也宋王溥五代會要卷二十五云周顯德五年七月新定刑統如有將良

口於番界貨賣者居停主人明知賣與番界不告官者亦請處死能君天下者豈有聽其民人爲外國鬻賣淩虐之者哉元徐大焯燼餘錄記宋亡後元人編二十家爲甲以北人卽蒙古人爲甲主衣服飲食惟所欲童男童女惟所命自盡者不知凡幾是國亡而殘黎之苦有過於奴僕者禮親王昭槤嘯亭雜錄卷二云　國初時俘掠遼瀋之民悉爲奴隸　文皇帝憫之拔其少壯者爲兵設左右兩翼命佟駙馬養性馬都統光遠統之　太宗之仁邁金元矣

韓昌黎文士耳於天德王道大本原處往往失之其元

和聖德詩云婦女纍纍啼哭拜叩來獻闕下以告廟社
周示城市咸使觀覩解脫攣索夾以砧斧婉婉弱子赤
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噫酷刑虐政下及婦稚乃
津津道之以為聖德耶蘇子由以為李斯頌秦所不忍
言而張南軒猶曲為之說謂欲使藩鎮聞之畏罪懼禍
夫藩鎮之禍與唐相弊矣豈退之極寫慘毒之刑所能
懾乎
韓昌黎集卷四十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等狀云右準
律不許典貼良人男女作奴婢驅使臣往任袁州刺史
日檢責州界內得七百三十一人並是良人男女準律

計傭折直一時放免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債負遂相典貼漸以成風名目雖殊奴婢不別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旣乖律文實虧政理袁州至小尚有七百餘人天下諸州其數固當不少今因大慶伏乞令有司重舉舊章一皆放免仍勒長吏嚴加檢責云云此則唐律之善而昌黎能奉行之且由袁州一處而推及天下請悉放免眞儒者之宏識也

文選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常恐遊岱宗不復見故人李注引援神契曰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拔此泰山治鬼之說之所本

唐荊州玉泉寺恒景傳釋恒景姓文氏當陽人也貞元二十二年敕度聽習三藏一聞能誦如說而行初就文綱律師隸毗尼後入覆舟山玉泉寺從智者禪師習止觀門於寺之南十里別立精舍號龍興是也又云景撰順了義論二卷攝正法論七卷佛性論二卷

中華古今注云始皇元年詔宮人及近侍宮人皆服衫子亦曰半衣蓋取便於侍奉俞琰甫云此乃婦人衣裳不遜之始

法書要錄右軍書記云知足下以界內有此邪便欲去縣故有此理俗語豈有此理四字出此

唐京師西照寺圓明傳德宗建中元年五月僉定四分律疏草畢六月望敕依國子監大麻新定字樣抄寫進本至十二月十二日送祠部進新僉定疏十卷宋高僧傳第十五是唐時進書有一定字樣也

唐藝文志有由吾公裕葬經一卷

補遼金元三史藝文志有陳櫟希姓略一卷

補管子校語卷二十一